

程豪派人害死了胡永滨

都市言情

老钟被捕了

西街 10·29 大爆炸平添了不少伤亡人数，有涉及走私的嫌犯，有码头工人，有办案公安，有无辜的路人。而伴随着这个轰动海平的事件，程豪走私案基本上全面告破。

那天吴强在海平公路的收费站截住了老钟，老钟并没做太多的抵抗，被老老实实地带回了局里，只不过他仍在垂死挣扎，审讯的时候一直装傻，绝口不承认自己的罪行。直到叶向荣带着胡永滨进来，老钟才明白自己是躲不过了，他死死盯着胡永滨说：“你行！有种！别说，穿上这身皮，还真像人民警察！”

阿九、夏如画、程豪逃到了甘南

阿九带着夏如画一路向南，他们没住过旅馆，阿九总是把车开到偏僻的地方打个盹，然后再等程豪的电话，沿着他说的方向前进。他怕夏如画在路上挣扎起来，因此一直绑着她，并不停地给她服用安眠药，甚至为了防止她逃走，连吃饭都只是给她灌些汤粥。夏如画一直昏昏沉沉的，几乎没有清醒的时候。她总是宛如梦呓般的在半梦半醒之间呼唤魏如风的名字，这让阿九浑身的汗毛都竖起来了。

最终阿九带着夏如画在汉丰和程豪会合，三个人都不复当初的样子，从来衣装整齐的程豪却随便穿着一件旧衬衫，阿九眼底一片青色，满脸胡渣，而夏如画清瘦得只剩下一点重量，合着眼睛几乎看不出生命的痕迹。见面后程豪没和他多说什么，只是拍了拍他的肩膀，塞给了他一沓钱和一盒烟。阿九手里攥着他从不曾拿过的厚厚钞票，心底却一片茫然，和程豪一起深一

脚浅一脚地把夏如画搬入低矮残破的小屋时，阿九明白，他已经破釜沉舟，无路可退了。

程豪和阿九带着夏如画最终一起逃往了甘南，那里有程豪很早以前置备的一间房子。这房子没有任何人知道，他一直交给他当初闯荡海平时认识的朋友打理。那个人姓郭，原来是个技工，跟程豪一起在码头调运汽车，结果一次意外，被拖车砸伤了一条腿，落下了残疾。郭子在海平混不下去了，无奈只好回到甘南老家。他家里没人，日子过得很苦，临走前还是程豪替他准备的路费。后来程豪有了点钱，一念之间就把他老家的房子给盘下了，名字还是郭子的，表面上是帮了旧日兄弟的一个忙，实际上也是为自己留了一条秘密的退路。

三个人就此安顿下来，警方并没有查到这里，对程豪来说，至少暂时是安全的。

只是夏如画的情况很糟糕，她在 17 岁那年就受过强烈的刺激，已经留下了心理和生理的双重创伤，而这次的刺激更加猛烈，已经彻底摧毁了她的精神。强烈的痛苦压抑了夏如画的神经，她非常自闭，每天除了必要的生存行为，就只抱成一团，缩在墙角。程豪曾故意说一些话来刺激她，甚至动过手，但她却一点儿反应都没有。

夏如画的这种状态让程豪很烦躁，所以年底的时候程豪给她吸服了 LSD。迷幻剂的作用终于让夏如画宛若死灰的生命有了些活气。她对 LSD 产生了强烈的依赖，并开始时常出现幻觉，和程豪说着完全不着边际的话。

就这么又过了几年，夏如画的神智已经非常浑浊了，她

把她房间里的墙都涂满了，密密麻麻地写着和魏如风的过往，有时她记不清了，就跑出来问程豪和阿九，纠结于那些对话究竟发生在早晨还是黄昏，魏如风说的好还是可以。

程豪觉得烦了就把她锁起来，他身上 LSD 的存货早就没了，而夏如画已经被药物侵蚀透了，看着她变得迷蒙的神情，程豪觉得快要到了结的时候了。

阿九给叶向荣打了电话

胡永滨突然死了，他遇到一场车祸。

那场车祸是谋杀，他的车被人动了手脚，刹车失灵，拐弯的时候和另一辆汽车相撞。他的车底盘还被人绑了一个汽油罐，翻车以后很快起火了，根本来不及救人出来。

这场火几乎点燃了整个海平市公安局，已经退休的侯队长亲自参加了胡永滨的葬礼。胡永滨的脸因为灼伤而碳化了，只能用党旗遮住，侯队长踉跄地走过去，抱着他的尸体痛哭失声，在场的人无不感动。

叶向荣没日没夜的工作很快取得了进展，在排查了那天胡永滨经过的所有地方后，有一名目击者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他说那天经过花店那边的时候，看见一个瘸子掉了东西，他在车底下够了半天，因为他腿脚不方便，所以目击者还特意多看了两眼。

叶向荣根据目击者的描述，连夜制出了嫌疑犯的画像，发送到了海平市各个单位。吴强那几天熬得眼睛都肿了，这个消息让刑警队很振奋，他拍着桌子大叫，就是掘地三尺也要把这个挖出来。叶向荣也很兴奋，他明白，在这个瘸子背

后，隐藏的一定是程豪。只要顺藤摸瓜，一定能抓到罪魁祸首。

叶向荣也把图片发给了陆元，第二天报纸上就登出了嫌疑犯的描述，并向全市通缉。

叶向荣通过各种途径发出了消息，但是结果却令他失望。那张模糊的图像如石沉大海，除了目击者的那一点线索外，没有任何人再浮出水面。眼看着日历又翻了几页，叶向荣急得起了满嘴的泡。他也不回家了，天天守在刑警队，一边部署更详细的侦查，一边捧着厚厚一摞程豪的资料仔细分析。他废寝忘食，全部心思都扑在了案子上，脾气日渐暴躁，弄得新进刑警大气都不敢出。吴强实在看不过去，去食堂打了一盒饭，亲自送到他的办公室说：“老叶，吃点东西！”

“不吃！”叶向荣头也不抬，继续捧着档案看。吴强走过去，一把抢过他手里的资料，叶向荣猛地抬起头，眼睛都急红了，大声喊：“你他妈的还给我！”

“看他妈什么看！看多少遍也是这些，你都能背下来吧！你不吃饭就能抓到程豪了？就能告慰永滨了？就能对得住魏如风了？就能……”吴强顿了顿说，“就能找回夏如画了？老叶，你冷静点，当年侯队长怎么教训咱俩的？我们为什么做警察？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我就是这么干的，所以这话我信，你难道不信吗？”

叶向荣挺直的背脊慢慢弯了下去，他靠在椅背上，缓缓地说：“我心里难受……”

“我知道。”吴强拍了拍他的肩膀。

两人默默地坐着，办公桌上的电话突然响了，叶向荣接过话筒，一个怯怯的声音传了出来，对方好像下了很大的决

心，喘气声很重，颤抖着说：“叶警官……我是阿九……如果我自首的话，能不判死刑吗？”叶向荣激灵一下站了起来，他把话筒紧紧地贴在耳朵上，尽量放缓语速说：“阿九，只要你愿意自首，一切就都还有希望！你现在在哪里？夏如画还在你身边吗？你们是不是一直和程豪在一起？”

“是……叶警官，我知道你们在找郭子，就是他把滨哥车上的刹车油管弄坏了。但是郭子死了……程豪干的，他有枪……他马上就要走了，我觉得他会把我弄死的。叶警官，你救救我，让我开车，去祁家湾码头，我走兰新路，车牌是 73097，你们跟上我，一定要救救我！”阿九急促地说着。程豪的身影在窗边闪了一下，阿九慌忙挂断了电话，随手拨了三个号码。程豪推开门，狐疑地看着阿九说：“你干什么呢？”阿九故作镇定地说：“没什么，收拾了一下，正准备找你去呢。”

程豪看着微微晃动的电话线，走过去摸了摸听筒，那上面还带着人体的余温，他转过头，盯着阿九问：“你打电话了？”阿九心底一慌，不动声色地说：“打了，天气预报。”

“晚上海况好吗？”

“还行，小雨，4 级风。”

程豪看着他，拿起听筒，按下了重拨键，阿九觉得心都要跳出了嗓子眼，听筒里隐隐传来预报员的声音，程豪的表情渐渐柔和下来，他挂上电话说：“你别怪我，现在这节骨眼上，我必须谨慎点，以防万一。咱们是一条绳上的蚂蚱，你记住了。”阿九忙不迭地点点头，暗自庆幸自己中午看了天气预报，程豪看了看表说：“走吧，去祁家湾。”

女老板 Helen 奉子成婚

职场女性

送礼物的艺术

周五是 Helen 的生日。我觉得在办公室过生日是一件非常庸俗的事。事实上，OT 还是挺有人情味的，无论谁的生日，同一个团队的人都会组织一个小小的 surprise party (惊喜聚会)，大家一起吃蛋糕，给寿星送礼物。

可问题就出在这个所谓的 surprise (惊喜) 上。因为每个人的生日都会有这一套程序，大家都已经心知肚明，习以为常了。但是因为要尊重 surprise party 的精神，寿星又得在别人都忙碌准备的时候装作完全不知情的样子。更重要的是，要在迎头撞上 party 的那一刻，做出非常出乎意料的惊喜神情——谁说只有演艺圈才需要演技？我过了自己的第一个生日之后，深感疲惫。之后在生日之前提前安排好外出，避免打搅别人，也乐得自己轻松。

我老板的 surprise party，我当然免不了要贡献力量。我想：既然程序上不得不依照庸俗的传统，我们只能在细节上取胜了。

于是我特意告诉我们的新秘书 Melody，一定要舍近求远地去丽口卡尔顿订他们的纽约芝士蛋糕：“那里有很多种芝士蛋糕，你一定要记住要买‘纽约芝士’，不要买成普通的‘美国芝士’。因为只有纽约芝士蛋糕里面才有酸奶的成分。”我记得上次我们在那里开会的时候，Helen 对他们的这款蛋糕赞不绝口。

关于送给 Helen 的花，我也叮嘱了 Melody 半天：“Helen 最喜欢的花是白玫瑰，要买两打。要去酒店斜对门那条马路的右手第一家花店买，他们的包

装比较有品位。最好用那种浅紫色的有凹凸图案的纸来包，系深紫色的缎带……”

至于我自己送给 Helen 的礼物，是我早就准备好的。上个月我和 Helen 去杭州出差，她看上了一条真丝睡裙，当时不记得为了什么原因没有立刻买下来。临上飞机前我又专门陪她去买，可是那个店提早关门了，她在飞机上还在后悔。

因为知道她不久以后要过生日，所以来悄悄让当地的销售人员到那个店里买了直接寄给我。可是我不愿意把礼物直接拿给 Helen，那太生硬了。我只是在她生日的当天趁她不注意的时候，把包装精美的礼物放在她的桌子上，甚至没有留下姓名。

她当然知道是我干的。没过一会儿，她就在 MSN 上对我说 thank you，还发了一个不好意思的笑脸。这个举动对于 Helen 来说非常难得。

果然，Helen 对她自己的 surprise party 很满意。她甚至当众说：“今天我尤其体会到细节是魔鬼的道理。我相信既然你们能对我的生日 party 这么注重细节，你们就完全有能力对 business (工作) 注意细节。”我当时正在矜持地翘着指头喝咖啡，一口气没喘匀，差点给呛着。

我直后悔为什么替她考虑得这么多。我承认作为下属有拍老板马屁的必要，这也是办公室规则，但这么细致的结果将是，她会对我们所有人提出更高的工作要求。

Helen 是那种拥有魔法指南针的人，所有跟工作无关的事，哪怕是吃碗面洗个脚，她最后都会指到工作上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实在是自讨苦吃。

第二天上班的时候在公司

门口碰到苏，我呱呱呱呱地一路把 Helen 生日的事告诉她。她睁大了眼睛：“想不到你这么细心。你以后会是一个多么善于给老公 surprise 的家伙，我简直要崇拜你了！”

我表示了我的担忧，可是发现苏有点若有所思，仿佛要告诉我。

我突然觉得其实在很多方面，苏和 Helen 很相似。她们的工作绝对是生活的重心，而且能做到工作就是娱乐。苏把所有的精力都花在提升业绩上，从来没有留意过老板喜欢什么蛋糕这样的细节。或者即使留意到，她也根本不屑于干这些花拳绣腿刻意取巧的事，因为她是靠实力取胜的人。

Helen 结婚了

Helen 突然宣布结婚了，她的先生 Henry 是某外资银行的高管，追了她很多年。

跟她吃午饭的时候，我说：“这下你终于可以好好休息一阵了，有 15 天的婚假呢。你打算到哪里度蜜月？”——我承认我关心这件事更多的是为自己着想，我的心里话是：您快休婚假吧，赶紧，好让我趁机歇会儿。

Helen 叹了口气：“我哪有时间啊，我这个月忙得不得了。先要去韩国给亚太区的项目经理做五天培训；然后美国总部的老板过来视察，我得全程陪同；接下来又是新品上市……”

“你不会是告诉我你连婚假都请不了吧？”我很沮丧。Helen 想了想说：“下周五还是要请一天假回香港注册，人家要工作日才办公。”

“才请一天，那还不如不请呢。”我是觉得如果完全不请，当劳模的时候形象会更高大一点。吃完饭以后，我们又喝了一会儿

茶。Helen 突然说：“我以前的几个男朋友，都是因为受不了我工作太投入而分手的。但 Henry 不一样，Henry 对我特别包容。还是那句老话，你要挑一个最爱你的人做老公。”

我听这话的意思，显然也可理解成 Henry 并不是她最爱的。

Helen 语气很意味深长，说幸福，又有点幽幽的；说遗憾吧，但也不是不幸福。

在 Helen 明明请了假去注册的那天，我很惊讶地发现她一早又出现在办公室里。

“你不是今天要去结婚吗？”我简直怀疑自己记错了日期。

“是啊是啊，我待会就走。我刚跟市场研究部开完一个短会。他们的报告今天要发给总裁，但我昨天发现里面的两个结论有点问题，需要进一步分析。”然后她又仔细地跟我解释了一番具体的细节，叮嘱我今天要盯着这个事，在报告正式发出去之前要再跟她电话确认一下。

这时候大象正好在附近，我对着大象喊：“Helen 今天结婚，她居然还来上班！”

大象摇着头，做出一副要昏倒的架势：“Helen，你以后千万别再干这样的事了！”

我脱口而出：“她没机会再干这样的事了，因为她只结一次婚。”

工作狂的 Helen

几天之后 Helen 请我们去她家参加一个小型的庆祝 party。

那确实是豪宅，Helen 自己的衣帽间比我的整个卧室都大。她还有专门的钢琴房——虽然我完全不相信她还有弹钢琴的闲情。

Henry 拿出 Helen 以前的相册给我们看：“你们能相信吗？她读大学的时候扎了四个耳洞，

还文过身。”Henry 说起 Helen，总是一副欣赏的表情。Helen 在一旁微笑，手上黄豆般大的钻戒闪闪发光。我忍不住想，以 Henry 的财力和爱，Helen 根本用不着工作得那么辛苦。

没过两个月，Helen 就告诉我她怀孕了。于是我这才恍然大悟：她是奉子成婚。

于是我立刻关心起她休产假的问题，这下产假总不能不休了吧。我必须承认，我还有个私心的担忧。按照 OT 的惯例，Helen 一休产假，就会有新的老板来顶替她的位置。因为产假长达五个多月，没可能把这个位置空出来等她。我固然在 Helen 的手下忙得鸡飞狗跳，但是她人也算不坏，我们磨合得也还 OK，再来个老板我又要一切从头开始——想想我都头大。

“我打算只休两个月。”Helen 语气很骄傲。

我不得不提醒她：“大陆的规定是可以休五个月的哦。”

Helen 摆头：“大陆的女性是最娇气的，我认为全世界产假最长的就是这里。在香港，产假都是 10 周，而且严格规定是预产期前 4 星期，加上产后 6 星期。我觉得对我来说两个月就足够了，在家里呆得太长我会得抑郁症的。”

然后她又告诉我：“我已经跟大象谈好了。因为只有两个月，他会把这个位置给我留着。所以我不在的时候就要辛苦你了，有什么事情你可以随时跟我联系。”

我在 MSN 上对苏说：“Helen 确实是个女超人，她的能量超过一般人的想象。连你都没法跟她相比，因为即使是你也不可能只休两个月的产假。”

苏的回答只有一个字：晕。